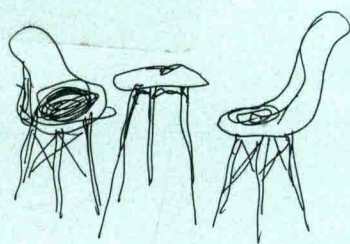


文艺报 文丛·对话卷

《文艺报》编选

梁鸿鹰 主编

水流厝在



作家出版社

文艺报 文丛·对话卷

《文艺报》编选

梁鸿鹰 主编

水流云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流云在 / 文艺报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10

(文艺报文丛·对话卷)

ISBN 978-7-5063-9232-7

I. ①水… II. ①文…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439 号

水流云在: 文艺报文丛·对话卷

主 编: 梁鸿鹰

责任编辑: 徐 乐

装帧设计: 王汉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33.2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32-7

定 价: 4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梁鸿鹰

怀着感念与喜悦的心情，我们把这四卷本“《文艺报》文丛”奉献给大家。

这是我们与作家、艺术家共同绘制的一幅幅时代文艺发展的难忘景象，这是文艺大家对人生与创作的独特回望与感悟，这是我们和理论评论家携手对近年来中外文艺走向留下的一份份独特见证。

这些文字，记录了当代一批杰出文艺大家生命和艺术追求的足迹，留下的是一点一滴的人生感悟，带给我们的更是弥足珍贵的精神指引。正如文丛“访谈卷”书名所昭示的那样——水流云在，时光不舍昼夜，但在地老天荒之上，前辈们描绘的精神云霞将会永远照耀文学前行的道路。在这些大家面前，我们深切地感到文学初心的难能可贵。比如，终归于极简与至真的马识途老人历经风云，永远怀着一颗赤诚的初心，在他看来，当代中国仍有许多需要表现、描写的人物，好的作品应该从思想上推动人类进步，影响世道人心。历史、方向、胜利……这些无法称量的关键词，也终究是要由每个时代的那些人去承担和推动的。记者在采访、写作时的感叹，大致能够反映我们与前辈的共同心声。

这些文字，以极富智慧的光亮，映照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中绕不开的来去路径和指归，体现着当代理论工作者高度的思辨自觉，其中不少文章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提出的理论实践命题，从不同角度由务虚反思，归于对当下创作面临难题的破解。诚如不少思想者所言，面向未来的我国文艺创作，欲强精气神韵，立美学风范，必然要着眼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不忘开放进取现代价值取向的弘扬，因为正如张炯先生所言，我们的目标是“共建人类共同体的大同精神。它标志当代中国精神的高度，也应该是我国

文艺思想需要追求的精神高度。只有这样，我国文艺才能不独以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美的艺术性唤起人们审美的愉悦，也能以高度的思想性获得全球人类的热切共鸣，从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在这样的高度来观察、指导当代实践，才能使中国文艺的未来愈加美好。

这些文字，体现了对文学意义的不懈追寻，对艺术真谛的深切探访，而且，大多携带着评论家们对作品虔敬的体温，对作家、艺术家劳动创造的激赏，同样体现出对更加清正批评风气的呼唤，如雷达先生所言，“健康有力的文学批评的出现需要一个个质地坚实见解独具的文本，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语境，而批评家自当具备一种在公正立场‘说话’、直面作品的批评伦理。倘若能进一步改善历史文化语境，能斩断作品与它后面种种非文学因素的联系，大量没有意义的过剩与复制自然就会减少，一种深入到作品内部的有效批评和探究文本奥秘的‘美文批评’也才有可能更多地出现”。只要我们以虔敬的严谨始终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批评对创造精神价值的张扬，永远是文艺发展的动能。

这些文字，还如同富于魅力的万花筒，以变幻着的色彩和图景，为广大读者打开了通往异域文学艺术历史和现状的新天地，拉近了我们与一位位文艺大家的距离。事实证明，只有经典作家作品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或染色体地位的不被动摇，伟大的精神财富才能属于全人类。今年，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同时在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面对国民阅读出现的下降，以及文学经典屡陷尴尬，我们有责任避免经典的无家可归、陷入困顿。诚如陈众议先生认为的那样，在资本和文化消费主义强劲推动的时候，在“全球化”时代“去民族意识”“去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候，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轻易瓦解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审美认同重要根基的文学经典，那不是犯傻或别有用心又是什么？”这个发问对我们来说，会是意味深长的。

让我们翻开书页，体会、感悟、思考，并对当代文艺的繁荣生长继续有所作为吧。

2016年10月12日

目 录

文 学

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文学之光 / 徐 健	003
王安忆：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 / 徐 健	009
王蒙：《这边风景》就是我的“中段” / 刘 颀 行 超	016
任溶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 李墨波	031
物质时代的“释爱”之书 / 徐小斌 王红旗 戴潍娜	040
欧阳江河：诗歌应对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 / 黄尚恩	049
认清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现实意义 / 苏叔阳 明 江	057
中国的品格 / 楼宇烈 黄海贝	064
冯骥才：守护传统文化之根 / 刘秀娟	075
“诗词中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 李晓晨	081
张炜：做脚踏大地的写作者 / 李晓晨	088
贾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 行 超	093
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 李晓晨	097
钱谷融：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 / 辛 雯	104
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 / 行 超	109
太行风云未觉远 / 李骏虎	113
杨润身：抗战硝烟孕育创作 / 崔 健	118
贺敬之：延安精神铸就“中流砥柱” / 李云雷	124
《三体》与中国科幻的世界旅程 / 刘慈欣 吴 岩	135
作家要不断向生活学习 / 王 冕	143
曹文轩：“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 / 行 超	147

他是诗歌忠诚的信徒 / 黄尚恩	155
在阅读中被塑造和修复 / 顾 超	159
麦家：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每次出发都走一条新路 / 王 杨	164
肖复兴：儿童文学是成人世界最醒目的对应物 / 王 杨	168

文艺理论

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 / 孙伟科	177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 / 李云雷	190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 / 陈定家	203
守正、纳新、创新 / 孙淑芳	216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 赵建忠	229
重拾民族美学自信 / 章 辉	241
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 / 王 昉	255
大国学术风范的探寻与追求 / 郝庆军	262
发现东方与再中国化 / 余三定	273
文学的使命与国家形象塑造 / 叶 炜	285
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 张婷婷	292
美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中国实践 / 金 雅	299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再思考 / 熊元义	310
真学者就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 / 张丽军 李君君	319
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 / 林 品	329

少数民族文艺

史诗与口头传统的当代困境与机遇 / 明 江	343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 / 明 江	352
中国神话学的文化意义 / 明 江	360
从满族视角到中华文化眼光 / 明 江 关纪新	368

艺 术

文献纪录片：一个国家的影像典藏 / 高小立	377
《全家福》：用记忆酿出的美酒 / 高小立	387
音乐剧创作重在抓文本 / 高小立	392
康洪雷：一次特殊的“推拿”体验 / 高小立	399
创立中国雅歌的音乐理想 / 高小立	404
小剧场戏剧面临艺术和市场的“升级换代” / 徐 健	411
思考，是他的存在方式 / 李晓晨	417
韩剧为什么又火了 / 高小立 赵 彤	422
打动人心的作品需要精雕细刻 / 徐 健	430
记录那些没有历史却写就了历史的小人物 / 任晶晶	436
“我和当代作家相伴成长” / 张艺谋 张 莉	442
经典作品可以触碰当代人的精神困惑 / 徐 健	451
不能仅从票房看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成败 / 任晶晶	457
在看见和看不见中间的那个世界 / 娄 烨 张 莉	462
回望硝烟 守卫和平 / 张子毅 徐 健	472
孟冰：在严肃戏剧艺术面前 / 王功远 谷海慧	482
与鲁迅“对话” / 许 莹	488
加快推进电影市场体系结构性调整 / 高小立 饶曙光	491
侯一民：壁画艺术的继往开来 / 任晶晶 许 莹	502
电影优劣到底谁说了算 / 高小立 许 莹	506
像玄奘一样向着目标前行 / 夏宁竹	511
戏剧，让观众自由地去思考和想象 / 徐 健	514
编后记	519

文 学

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文学之光

——作家迟子建访谈

徐 健

记 者：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整整30年，经历了不同的文学思潮，面对各种文学观念、美学追求，您有没有主动调整过自己的写作方向？您心中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迟子建：从《北极村童话》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晚安玫瑰》，这30年创作中的变化，我想读者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我所有的变都是渐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变，而不是刻意求新的突变。我的写作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属于那种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溪，没有汇入大的江河。带着流经土地山川草木的气息写作，我已很知足。只要我认准的路，很少会被什么文学潮流左右。这跟我的个性也有关，因为生长在大兴安岭，每年有半年在冷风中，性格比较坚强。

我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文学是特别世俗、特别朴素又特别天籁的东西。我生活的土地给予了我创作的一切。在这片领地里，我还没有开拓得更好，所以我认定我在这条路上还能走下去，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储存的一些故事还没有动用。

我觉得好作家是不分都市与乡村的，关键是看你的心灵是否向生活敞开。有的作家仅靠新闻资料去写作，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其内心的贫血和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的。因为

他们已经被悬挂起来，写出的东西不可能不干涩。而我不管身居都市还是乡村，都愿意融入生活之中。

生命是有限的，但只要你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能给予你温暖和爱，你就会对生活出现的哪怕是很微弱的一丝光，都很感恩。所以，哪怕我的个人生活中遭遇到不幸，我仍然能对生活怀有敬畏之心。

记者：在小说创作中，您有没有在故事讲述的形式上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对于那些单纯注重形式感的作品，您又是如何看待的？

迟子建：其实，我总是在为每一部作品量身打造最适合、最恰当的形式。像《白雪乌鸦》就找到进入那场鼠疫的点，用了片段叙述的形式。《伪满洲国》涉及的是14年历史，我用的是编年体，这个体例的好处是可以锤炼内容，比较容易把故事展开。其实作家都在寻找故事的最佳表达方式，就像一条河在不断向前流动中，自然形成河道的风貌。题材还是重要的，一些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品，很容易走向空洞。酿出美酒再造瓶子是对的，而造好了瓶子生硬地去勾兑一种酒，却是寡淡无味的。

记者：您笔下的人物、风情、故事大都源自脚踩的这片黑土地，故乡成为您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那么，您最想在故乡的叙事中传达什么？是我们具象化的生活空间，还是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迟子建：对我来说，故乡的含义两者兼有。有现实的故乡，作家的写作就有了支撑，心里就不慌。故乡是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如果没有从小在故乡中见到的风景，没有那里的风雪的锤打，就没有我和我的写作世界。

记者：2013年伊始，您的中短篇小说集《黄鸡白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篇小说《黄鸡白酒》以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春婆婆的故事，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市井人生画。对此，有评论称这部作品在“为市井人物作传”。您为什么会为这样的人物情有独钟呢？

迟子建：我喜欢市井人物，他们在我眼里是文学天空的星星，

每一颗都有闪光点，就看作家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黄鸡白酒》中的一些街名，比如玉门街，在哈尔滨是真实存在的，我在那一带曾生活了七八年。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弘一法师临终手书“悲欣交集”，我想市井人物的情感世界，用这4个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与之相比，在大人物身上，就很难找到人性的闪光点。虽说他们也有我们未知的痛苦，也有惊心动魄的内心生活，但我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难以靠近。我的笔触还是伸向泥泞的街巷，伸向寒舍，伸向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人，才更畅快和滋润。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场所，散发着熟悉的柴米油盐气息，是文学的“重镇”，因为它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若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苦辣酸甜，看到希望，也看到苍凉。因为他们活在现实的矛盾当中，在尘埃里，可感可触。

我特别不喜欢长时间扎在知识分子堆里，那样会感觉很累。我喜欢市井生活，比如我很喜欢逛夜市，夜市就是一个生活的大舞台，也是文学的舞台。在那里能见到豪爽大方的商贩，也看得见斤斤计较的。他们在做小生意时，有的互相调侃，那语言风趣智慧、有滋有味，这些生活中的故事常常进入我的作品。比如《黄鸡白酒》中“分户供暖”交暖气费的情节，就源自我的亲身经历。供暖的个别霸王条款，使一些人白白缴纳供暖费。那时我是省政协委员，在做过相关调查后，写了个提案，政协也落实到相关主管单位，但他们说了一堆理由后，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我拿起笔来，用文学来表达。文学可以深入人的心灵世界，可以为苍凉世事中的种种不公留下注脚。写作《黄鸡白酒》时，在玉门街一带经常出现一位老太太的身影，她自然而然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她平素捡些易拉罐、纸盒之类可以卖钱的废品。她生活落魄，但神态怡然自得，见了谁都打招呼，而黄鸡白酒那样的小酒馆，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把春婆婆放在那里，我写起来异常亲切。有的作家认为虚构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但我还是认为，生活永远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

虽说不是唯一资源。所以，我写到结尾，春婆婆看到那只被宰的公鸡还没有死透，鸡还在蹬腿的那一刹那，她的心和那只将死的鸡一样，是颤抖的。我写到这里时，心也是颤抖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现实生活的不公，都压在了这个老人身上，让她在晚年应该感受温暖和幸福的时刻，依然承受着人世的寒冷和凄凉。春婆婆的晚年会是我们的晚年吗？

公鸡在这里也有隐喻的成分。春婆婆的爱情是从一种朦胧状态开始的，因为未婚夫没有及时赶到，而婚礼不能延迟，她是抱着一只公鸡成亲的。但是她生命的历程中，爱情由朦胧变得清晰，直至刻骨铭心。人们一般理解的爱情要么是卿卿我我，要么是生离死别，但是我理解的爱情却是朴素的。如春婆婆，对一个男人能终身忆想，因为这个男人给了她温暖，给了她爱，这种东西留在她心底，像火焰一样，寂静地燃烧。所以虽然她爱的人离去了，她心底有那样一团火焰，便能每天坐酒馆喝喝酒，与街坊邻里聊聊天。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源自一个女人曾获得过丰盈的爱，这种爱是能抵御生命的寒流的。

记 者：很多人从《黄鸡白酒》这本书中读出了温暖，包括您刚刚在《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的《晚安玫瑰》，感受到了您人生的表达日趋沉稳，思考渐趋深入，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迟子建：一个人的皱纹，不会是一夜之间爬上眉梢的，这都是岁月累积的。一个人的写作也是这样，其变化也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自然有了苍凉感。《黄鸡白酒》中的5部作品，故事可能是悲凉的，读者能读出暖来，那是作家的个人情怀在起作用。作家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爱去描写人物，再悲剧的人物也获得了生机，呈现出了你所说的暖的气象。春婆婆对自己经历的苦痛并无太深的怨艾，是女性身上天然的悲悯情怀使她能够宽恕周围对她不公的人，与之达成和解。回望那些流传下来的民间神话与传说，为什么故事基本都是暖的？我想那是因为很多讲故事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身上有着母性的慈祥，在传承和复述故事的过程中，用一种天然的爱，不知不觉地把悲剧故事给消泯了。我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总带着感恩的心去

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哪怕别人吹给我的是寒风，哪怕世界给予我的是漫天霜雪。想想吧，所有的人都会化作尘埃，没什么是不可宽恕的。我们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大自然才是万古长青的。所以我也钟情于描写大自然。读者能够从我的小说中感受到暖，我还是很欣慰的。

《晚安玫瑰》是我的近作，写它差不多花掉3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部作品。小说塑造的吉莲娜，也圆了我的一个梦，我把哈尔滨的另一段历史讲完了，那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故事。《晚安玫瑰》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写了3部关于哈尔滨的中篇《起舞》《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一方面仍然在开掘故乡的土地，同时也将笔触转向城市，转向当下的生活。前一段曾有记者问我对爱情的看法，我说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的，也不是所有开花的爱情都会结果的。《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和赵小娥的爱情故事，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记 者：不管是春婆婆、吉莲娜，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们都是年龄非常大的女性，为什么把她们作为作品的主人公？

迟子建：这里我不免怀着一点私心，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那般年纪，而且到了白发苍苍时，依然可以拿笔讲故事。一个历经沧桑的女性，必然有着丰富的情感，而年老的女性通常是故事的讲述者。《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的爱，更多体现在生活层面，但却是踏实的、亲切的、历久弥新的；吉莲娜的爱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这种爱一样是地久天长的。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一切都讲求物质，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变得特别世俗化。年轻人不知不觉间成了房奴车奴，沦为物质的奴隶。当然，他们大多时也是被迫的，是时代强迫的，有着沉痛的现实遭遇的。不管怎样，人还是要有精神信仰的。因为做精神的奴隶，人是在为自己活着；而做物质的奴隶，很大程度是为别人活着。

记 者：批评家往往喜欢将作家归为都市写作或者乡村写作，

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是否倾向于某一领域？

迟子建：批评家的划分方式过于简单了，这与阶级划分有什么区别呢。好作家既可写乡村，也可写都市。像王安忆，既有《长恨歌》，也有《小鲍庄》。其实，都市小说并不都是高档商场、咖啡店、高架桥这些很概念的场所，这是浮在表层的东西；乡村也是一样，田园风光中一样有罪恶。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性又是复杂的。而我理解的故乡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现实的故乡，一个是“精神”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对我同样重要。我的笔在故乡和都市之间游走，没有隔阂感。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在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中开始关注我生活的城市，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从《起舞》开始，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渐渐有了感情，一直到《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我开始慢慢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脉动。

当你拨开都市五光十色的外衣，你会发现几百万人口生活着的都市，真正光鲜的人没有多少，更多的是像春婆婆这样的布衣百姓，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演绎着生活的悲欢离合。光鲜的人物往往不是活在四季中，他们通常只活在春天里，而小人物却活在四季中，既有春光的照拂，也承受生活的寒露。

都市化进程有时也很可怕，我们往往把一些不该现代化掉的东西也现代化了，比如我在《黄鸡白酒》中写到的木窗。其实在莫斯科的郊外，这种小木窗还普遍存在，而且很适合东北的民居，但是现在一律变成了冰冷的铝合金门窗，就像我在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生活的便利，但是步伐太快了，太盲从了，容易把好的东西也给消灭掉。作家应该警惕这种变化。对当代作家来讲，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人性也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我说过，小时候我觉得满世界都是神灵，现在我却人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鬼。我仍在努力用我的笔，向着人性深处开掘，因为我相信文学之光埋藏在那里。

2013年3月25日

王安忆：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

徐 健

记 者：从1979年创作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至今，您的创作贯穿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您如何看待当前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态势？

王安忆：时常与一些人聊起中国当代文学，发现他们对当代文学的反应是非常平淡的。但我认为，当前的文学生态还是可以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曾一度繁荣，如今虽然没有那时的景象，也没有太大的后退。文学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我们会看到作家们都在认真地写作。在这样的境况下，文学成为被数落的对象是很不正常的。曾记得在世界杯足球赛场上，葡萄牙足球队队员臂戴黑纱，默哀3分钟后才开始踢球。他们默哀的人就是刚刚去世的用葡萄牙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应该受到尊敬，文学决定了所有艺术的表述。

记 者：在不断更迭的文学思潮中，我们发现，您的创作与这些思潮之间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尝试新的风格，又坚持自己的东西。那么，您是如何给自己的创作定位的？

王安忆：作家很难完全离开文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就写过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很难读。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为难别人、反叛传统，比如《流水三十章》就在尝试小说写作的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回到小